

# 最后的普氏野马

#### □刘伟伟

早在史前时代,人们就开始驯化马,最初的目的是像驯化狗和猪一样,希望可以吃它们的肉。然而,大约6000年前,从第一个人翻身跃到马背上开始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马儿撒开四蹄,将人们带往四面八方。

马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,甚至成为财富的象征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马的辉煌不复当年,但依然有许多人深深迷恋着它们,比如我———位真正的马迷,我爱马,尤爱狂放的野马。遗憾的是,目前世界上只剩下了唯一一种野马:普氏野马,也叫蒙古野马。

## 曾经的"准噶尔霸主"

作为普氏野马的超级粉丝,我对它的"家史"有一些了解。

早在 100 万年前,我们的祖先刚刚学会直立行走,野马的祖先就已经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奔跑了——在欧洲很多史前洞穴的壁画中,出场最多的就是彪悍的野马。等到 6000 年前,古人驯服了野马,从此,有一种叫"家马"的动物与人类相依相伴,谱写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……遗憾的是,由于种种原因,到了 19 世纪,野马似乎消失了。

1879年,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了准噶尔盆地,他欣喜若狂地发现:这儿虽然是戈壁沙滩,却生活着成群的野马。也许因为这儿自然环境差,适宜生存的其他动物种类比较少,也许是因为野马四肢强健、性格强悍、生性机警,总而言之,它们在这片领地里几乎没有天敌,是真正的"准噶尔霸主"。任何人想赤手空拳抓住它们,根本不可能!

#### 可惜,人类有枪!

虽然野马能在狼群的包围中奋起抗争,逃脱厄运,但面对人类大规模的捕猎,它们的抗争却成了徒劳。据史料记载,1969年,是人类亲眼看见存活的野生普氏野马的最后时间,从此之后,它们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



## 繁育场里获新生

爱马的人最爱新疆,尤其是新疆的野马繁殖中心——没错,野马消失了,但是有心人让它们"复活"了。

曾经有3个爱马的荷兰人,创立了普氏野马保护基金会,四处寻找被驯养的野马后代加以繁育,并倡议把它们放回大自然。

我国也十分赞成这一做法——野马的故乡没有野马,是活生生的讽刺。1986年,我国从国外引进了普氏野马,设立了新疆野马繁殖中心,并开展了救护工程,直到今天。因为担心游人影响野马的生活,繁育中心设立了专门的观马台,尽量减少人与马的接触。

终于有一次,在被全身消毒之后,我获准来到了马圈旁,得以近距离看一眼我心中的"马神"。

这些野马果然不好客,本来在好好啃草的它们,也许是听见了我的脚步声(它们听力惊人),马上高昂起头颅,仔细地盯着我,我甚至能感受到它们的肌肉在不安地抖动,连鬃毛都似乎立得更直了。

我露出平生最温和的笑容,慢慢地向前走。可惜,没走几步,耳边立刻响起密集的马蹄声,烟尘随即腾起。充满警惕的马儿们放弃了美食,迅速跑到了最远的角落!

看来,这些"马神"的血液中野性仍在,只可远观,不可亵玩也。 尽管如此,看到它们现在生活得不错,我还是非常心满意足。



天 苍,野茫茫, 自在"马神" 吃草忙。





### 路遇野马

经过 20 多年的人工繁殖和野生放养,如今,野外放养的马群已经可以自行繁殖,新疆保护区内的野马家族壮大了不少。如果经常在那附近溜达,总有见到野马的机会。

我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过它们,但我记忆最深 刻的还是第一次。

那是一个夏天,我和几个朋友在偏远的戈壁上自驾游玩。连绵不绝的绿色山丘,雪白的云彩,点缀的野花,清新的空气,无不令人心醉。突然,一个朋友用憋不住的狂喜大喊一声:"野马!"

我们连忙将头伸出窗外,拿出望远镜——哇! 土黄的毛色,黑棕色的鬃毛,宽大的嘴巴……没错,和我在图册上、繁育中心看到的普氏野马一模一样,但它们明显更富有结实的肌肉和纵横驰骋的活力!此时,它们正在优哉游哉地吃草。我猜,这个野马群的首领一定是领导有方,它们的家族看起来十分繁盛,粗粗数来,成员就有十几匹之多。我还看到了一匹可爱的小野马,正窝在妈妈的肚子下吃奶。

就在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时,一个紧急刹车,让 我们猝不及防地撞在前排椅背上。那些离我们老 远的野马们,竟然也收到了信号,一溜烟地跑得没 了踪影!大家异口同声地埋怨司机,司机却连声叹 险,原来,司机也看上了瘾,差点发生陷车事故!在 那个地方要是陷了车,我们可就是死路一条!

这种时候,我还痴心幻想着,要是有一匹深通 灵性的马儿飞奔过来救主,那该多完美……

如果有机会,你也可以到蒙古的哈斯台国家自然保护区溜达溜达,那里也有野马出没。

#### ★小贴士

和它同期的动物,很多变成了冷冰冰的化石, 而野马,依然在奔跑。这是一群神奇的精灵。

野马的生命力 很强。小马出生几小 时后就能站立,两 天后就可以跟着现 好走路。它们有很强 的耐饿、耐渴能力, 三四天不喝水也没 事。

野马总要花上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 间来觅食。平均睡眠 时间只有4个小时。

